

January 1931

## 佛教入中國諸說之因襲及推進

Zhongqin HUANG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[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\\_1929](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)



Part of the [Chinese Studies Commons](#)

---

### Recommended Citation

黃仲琴(1931)。佛教入中國諸說之因襲及推進。《嶺南學報》，2(3)，156-162。檢自：  
[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\\_1929/vol2/iss3/11](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/vol2/iss3/11)

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(Guangzhou)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(1929-1952)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# 佛教入中國諸說之因襲及推進

—— 嵩園藏書記之三 ——

黃仲琴

佛教之於我國，在政治上，思想上，風俗上，關係至大，研究之者，已不少專著，作者亦未有其他發見，可毋須贅及。惟佛教何時入中國，各家紀載，因襲推進之跡，有可得而言者。茲略述之：

其言始於後漢者：

「後漢書西域傳；天竺國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，修浮圖道。世傳明帝夢見金人，長大，頂有光明，以問群臣。或曰：西方有神，名曰佛，其形長丈六尺，而黃金色。帝於是遣使天竺，問佛道法。遂於中國，圖畫形象焉。楚王英始信其術。中國因此，頗有奉其道者」。

錢塘夏曾佑，以後漢書所載，為中國通天竺信佛教之始。又引梁慧皎高僧傳云：「明帝夢金人飛行於庭，以占所夢。傅毅以佛對。帝遣郎中蔡愔，博士弟子秦景等，往天竺。愔等於彼，遇見攝摩騰，竺法蘭二梵僧，乃要還漢地。騰譯二十四章經。騰所住處，今雒陽雍門白馬寺也。」與范曄之說相似，其餘諸家，大率相類。（考唐，釋靖邁，翻經沙門，）古今譯經圖紀，卷第一，「沙門迦葉摩騰，中印度人，以永平十年，歲次丁卯，於白馬寺，譯四十二章經一卷。又開元釋教錄卷第一：」四十二章經一卷，蔡愔於大月支國，與摩騰相遇，遂與同來，至於洛邑。明帝甚加賞接。所將佛經，及獲畫象，馱以白馬，同到洛陽，因起伽藍，名白馬寺。騰於白馬寺，出四十二章經，……沙

門信士，接踵傳譯，依錄而編，即是漢地經法之祖也。」按開元釋教錄，自後漢明帝，永平十年，歲次丁卯，至唐神武皇帝開元十八年，庚午之歲，凡六百六十四年。又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，目錄部，「四十二章經一卷，右一經，後漢明帝世，中天竺國，婆羅門沙門，迦葉摩騰所譯。或云：竺攝摩騰，群錄互存，未詳孰是？於永平十年，於白馬寺，翻出此經，依錄而編，即是漢地之經祖也。」又開元釋教錄，卷第一，「沙門，竺法蘭，與摩鷲，共契遊化，到洛陽，與騰同止。」是竺法蘭，爲摩騰法侶。攝摩騰，與迦葉摩騰，當爲一音之轉。然張亮塵中西交通史料匯篇，第六冊，印度佛教之輸入中國篇，謂：「晚近法國人，馬斯排羅，詳考漢明帝迎佛入中國一節寓言，乃完全爲西曆第二世紀時所造成。」是佛教於漢明帝時入中國一說，尙有研究餘地。

其言始於西漢者：

魏書釋老志：「自義軒已還，至於三代，其神言秘策，蘊圖緯之文，範世率民，垂墳典之迹。司馬遷區別異同，有六家之義，劉歆著七略，班固志藝文，釋氏之學，所未嘗紀。按漢武元狩中，遣霍去病討匈奴，獲其金人，帝以爲大神，列於甘泉宮，金人率長丈餘，不祭祀，但燒香禮拜而已，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。及開西域，遣張騫使大夏，還，傳其旁，有身毒國，一名天竺，始聞有浮屠之教，哀帝元壽元年，博士弟子秦景憲，受大月氏王使者伊存，口授浮屠經，中士聞之，未之信了也。後孝明帝夜夢金人，頂有白光，飛行殿庭，乃訪群臣，傅毅始以佛對，帝遣郎中蔡愔，博士弟子秦景等，使於天竺，寫浮屠遺範，愔乃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，東還洛陽，中國有沙門，及跪拜之法，自此始也。」

魏書釋老志之言雖如是，然再推而上者，其說如下：

隋費長房，(開皇十七年，翻經學士，) 歷代三寶紀，卷一：「周莊王十年，佛生。」(宋，羅璧，識遺云：古今論著，周素異紀云：周昭王二十四年，甲寅歲，四月八日，井泉溢，宮殿震。夜，恆星不見，太史蘇繇占爲西方聖人生，此周書紀佛生之異也。…春秋書恆星不見，于莊公十年，甲午歲，上去昭王甲寅，三百四十年，周紀亦附會無稽之談也。」此說可爲佛降生時之參攷。)卷二：「元狩二年，霍去病討匈奴，過居延山，擒休屠王，獲其金人，以爲大神，列置於宮，燒香禮之，此卽像初至。三年，鑿昆明池，遍於下際，悉是灰墨。帝以其事，問東方朔。朔奉答云：非臣所知，陛下可訪西域胡人。其後，張騫使大夏還，漢始知有身毒國。又平帝世，大夫劉向，自稱，余覽典籍，往往見有佛經，及刪列仙傳云：得藏書，緬尋太史創撰列仙圖，自六代，迄到於今，七百餘人，向檢虛實，定得一百四十六人，其七十四人，已見佛經。推此，豈非漢時經目古舊二錄道安所載十二賢者等經例是。所餘只有七十二人，爲列仙傳。此蓋博識，視其大倫。將知周時，久流釋典，情識未洽，歸信者希。」(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，第四十九卷，史籍部一)

歷代三寶紀，雖謂周時，久流釋典，而語近游移。宋羅璧識遺，則就三寶紀之說，引伸而證明之。茲在說郭中，錄羅說如下：

後漢書，西域傳云：「明帝時，佛始入中國。按漢武故事，昆邪王，殺休屠王，以其衆來降，得其金人之神，武帝置之甘泉宮。其時，胡人，惟燒香禮拜。帝使依其國俗祀之。又時作昆明池，掘得黑灰，東方朔曰：可問西域道人。(西域道人，歷代三寶紀，作西域胡人。但三寶紀注云：胡=梵。是胡人卽道人，晉以前

，稱佛教徒爲道人，其例甚多。更證以開元釋教錄卷第一：「沙門竺法蘭，到洛陽。昔漢武帝，昆明池，得黑灰，追以問之。蘭曰：此是劫燒時灰，朔言有徵。」知漢武帝時，對黑灰事，所欲問者，必爲佛教徒。則前漢時，佛流入中國矣。况帝事四夷，蒟醬竹杖，猶入王府，又方事神仙，佛以超度爲術，張騫輩肯賤佛書乎？劉向列仙傳序，言仙者，一百四十六人，而七十四人，已見佛經。向，成哀時人，其言如此，則前漢有佛經矣。向又曰：予覽載籍，往見有經。洪慶善，因言：周時，久流釋典。按列子，仲尼篇曰：「西方之人，有聖者焉。」列禦寇，鄭人，在孔子後，孟子先，其時已說西方聖人，則佛傳中國晚周也，就後漢言之，光武閉玉門，謝西域，佛豈有不通者。何必待明帝之迎，而後有邪？通鑑著其始於明帝，蓋本西域傳，豈不以帝者尙佛，自明帝始，故特本西域傳表之邪？

列子西方聖人之言，卽令非後人僞造竝入，亦與詩經，「彼美人兮，西方之人兮，」相類。未可爲佛入中國之根據。其依違羅氏之說，不信佛教於漢前入中國，而語仍浮泛者，爲明之焦竑。

焦氏筆乘，續集卷五；佛典，世謂漢明時，始通中國，不知明帝之前，已有之。劉向列仙傳曰：歷觀百家之中，以相檢驗得仙者，百四十人，其七十四人，已在佛經。霍去病傳：收休屠祭天金人，顏師古注曰：今佛象是也。漢武故事曰：昆邪殺休屠王，以其衆來降，得其金人之神，置之甘泉宮，金人皆長丈餘，其祭不用牛羊，惟燒香禮拜。上使依其國俗祀之。魚豢，魏畧，西戎傳曰：哀帝元壽元年，博上弟子，景盧，受大月氏王使，伊存，口傳浮屠經，此皆明帝以前事也。使明帝前未有佛典，傅毅對明帝之言，何從而得之。但未盛行，如今日耳。隋書經籍志云：其書

久已流布，遭秦之世，所以湮滅，亦臆說也。○（隋書經籍志，佛經，推尋典籍，自漢以上，中國未傳。○或云：久已流布，遭秦之世，所以湮滅。○（粵雅堂叢書，）

焦氏之說，亦導源於宋張溥，茲錄張說於下：

張溥，雲谷雜記 佛書，佛書見於中國，世謂起於後漢明帝時，今攷之明帝之前，已有劉向列仙傳曰：歷觀百家之中，以相檢驗得仙者，百四十六人，其七十二人，已在佛經。○（今世傳列仙傳，佛經字，多作仙經。惟梁劉孝標，注世說，殷中軍，見佛經事，全引此文。○隋顏之推，家訓，所引列仙傳贊，亦云：七十四人，出佛經。○方知仙字，是後人以意易之。○）霍去病傳，收休屠祭天金人。○張晏曰：佛徒祀金人也。○顏師古曰：今佛像是也。○漢武故事曰：昆邪王殺休屠王，以其衆來降，得其金人之神，置之甘泉宮，金人皆長丈餘，其祭不用牛羊，惟燒香禮拜，上使依其國俗祀之。○魚豢，魏畧，西戎傳曰：哀帝元壽元年，博士弟子，景盧。○受大月氏王使，伊存，口傳浮屠經。此皆明帝未遣使取經之前也。○使明帝之前，未有佛經，傅毅對明帝之所言，何從得之。○隋書經籍志，云：其書久已流布，遭秦之世，所以湮滅。○其說必有所據也。

按佛教徒，多言仙人，如所謂忍辱仙人是也。○匈奴之俗，五月大會龍城，祭其先天地鬼神。○是匈奴之祭天金人，雖不必如秦皇之金人十二，亦未必即為佛教之偶像。○顏師古諸注，殊難盡信。○（三國志劉繇傳：在融起浮屠祠，以銅為人，赭金塗身，較為可信。○）

此外，言佛教於秦時入中國者：

元念常：佛祖歷代通載。卷四云：「秦始皇二十九年，癸未，沙

門，室利防等，一十八人，來自西域，帝惡其異俗，以付獄。俄有金剛神，碎獄門而出之。帝懼，即厚禮遣之。時國事區區，弗敬奉。（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）

室利防之事，或爲事實，試舉其證：

- 一，呂徵印度佛教史略表，摩揭陀孔雀王朝，（西曆紀元前三二〇至一八四；）阿育王灌頂第九年，皈依佛教，其時爲周赧王之五十五年，越二年，遣使傳佛教於四方，爲周赧王之五十七年，赧王五十九年，亡國，爲秦昭襄王五十一年，越九年，而始皇即位，室利防諸人，或卽爲阿育王所使，經大夏涉流沙。（唐志靜述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序，婆羅門僧，陀波利儀鳳元年，從西域國來，到五台山，有遠涉流沙之語。則室利防等來華，亦必出此道。）沿途宣傳，是以歷長久之時間，始至中國。
- 二，劉向所見釋典，或卽爲室利防，或續來沙門所傳佈，因鮮皈依，致少諷誦，劉校羣書，始得見之，隋書經籍志之或云，未必無因。
- 三，此事雖未載秦史，以前他籍，亦未記及。然咸陽三月火，史料之燬可知。元時，視中亞爲一家，番僧多入中國，常念博訪旁稽，其說常有所本。固不必以時代越後，所傳事蹟越古之例，擯爲僞也。

此外，中西交通史料匯編，謂室利防爲普通印度人名之譯音，及碎獄門，似屬幻術。亦可取爲旁證。

至於佛祖歷代通載目錄，稱室利防等，「爲十八化人」，按周穆王時，西極化人之事，列子金樓子等書，均有紀載。墨子不備錄。梁元帝，金樓子卷五，謂：「周穆王時，西極有化人，能入水火，貫金石，反山川，移城郭。穆王爲起中天之臺，鄭衛奏承雲之樂，月月獻玉衣，

日日薦王食。幻人猶不肯食。乃携王至幻人之宮，搆以金銀，絡以珠玉，鼻口所納，皆非人間物也。由是王心厭宮室，幻人易之耳。王大悅，肆志遠遊。是化人，或室利防一流，能幻術，其惑穆王，亦猶之使秦王懼之也。佛祖歷代通載卷三，亦云：「穆王時，西極有化人來，反山川，移城邑，入水火，貫金石，千變萬化，王敬之若聖，築中天臺以居之，乃曼殊室利目連等示相也，然王未知是佛弟子。」曼殊示相之說，固屬附會。或為在佛教以前教徒，所謂外道者，亦未可知。蓋穆王西巡，登崑崙之虛，宜有異域教師，聞風而至，但王既不知是佛弟子，似只神其術，而非崇其道，未曾為思想之輸入。不必以莊周諸家學說，有足與佛學相印證者，遂為牽合也。（王闍運自叙莊子注，謂以莊合佛，晉唐之過。）

應劭注漢書，成帝坐甲觀畫堂云：「畫『九子母』，不知佛自後漢，方入中國，安得元帝時，已有九子母也。」從應劭之說，而反證之，亦可見佛畫入中國，在明帝之前。開元釋教錄，卷第一：「秦景使還，於月支國，得釋迦佛象，是優填王旃檀象師弟四作也。來至洛陽，帝即勅令圖寫。」不得以此為佛象入中國之始也。